

後漢書集解

馮岑賈列傳第七

後漢書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暕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

曰父城在今汝州寶豐縣西北若汝州郟城

之父城乃前志沛郡之城父非父城也注誤好讀書通左氏春秋

孫子兵法

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

漢兵起異曰郡掾監五

縣與父城長苗萌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苗姓楚大夫伯芬之後賁皇奔晉食采于苗因而氏焉

共城守

爲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

巾車鄉名也在父城

界集解沈欽韓曰

異間出行屬縣

間出猶微行行音下孟反

爲漢兵所執時異

從兄孝及同郡丁繇呂晏

東觀記曰繇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繇音丑心反集解惠棟曰

讀若郝小顏音丑林反

竝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

虛受堂

爲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曰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
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
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曰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
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
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
簿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姚叔壽音姚叔壽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叔
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洪頴煊曰異穎川父城人姚期穎川邾人
則同郡亦謂之邑子故彭寵南陽宛人光武蔡陽人耿弇傳云漁
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段建左陸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殷字光武皆曰爲掾史從至

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曰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
竟子詡爲尙書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父子用事異勸光

武厚結納之及皮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

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集解惠棟曰蔡邕云御進也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

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問進說曰天下同苦王

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所至虜掠百姓

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

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宜急分遺官屬循行郡

縣理冤結集解先謙曰結謂民有鬱結不得申理者下枉結同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

異與鈹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

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

晨夜草舍舍止息也至饒陽無萋亭無萋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萋音力于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無作

燕亭在今深州饒陽縣東北隋置燕萋縣在東北三十五里亭在縣北草蘆村時天寒烈眾皆飢疲異上

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

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集解先謙曰在今冀州南宮縣西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

異抱薪鄧禹煖火煖音而悅反光武對竈燎衣燎爇也異復進麥飯菟肩

策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及至南宮闕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笥麥飯

免肩洪頤煊云釋草蒺藜郭注頗似葵而葉狀如藜有毛灼啖

之滑又肩戎葵注今蜀葵也似葵華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紀云

如木檉華兔肩葵名一本作菟肩度虜沱河至信都紀云

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虜沱河南宮在虜沱河南百有

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迹其使異別收河間兵

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竝然亦未詳其故

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

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異敕吏士非交戰

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軍中號

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

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竝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

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袁崧書曰先時

策解先謙曰官本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曰此多之也多重

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北平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又

穉匈奴于林闌頭王匈奴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作確前書音

相近說文無賜字當是賜字之譌三國魏志作賜頓惠棟曰注記下曰字衍

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

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

東觀記儵字作矯

將兵

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曰魏郡

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

孟津將軍

孟地名古今以爲津

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曰拒朱鮪等異乃

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已照形往事所已知今

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

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

今集解沈欽韓曰大戴禮保傅篇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

史記曰微子名微紂以知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之庶兄周武王伐紂

今也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

名纒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

伯以身胡蔽之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帝

籍誅乃歸漢也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帝

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

而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

宣帝

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

後漢書十七

三

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

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

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集

解顧炎武曰言季文于更始爲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爲疏遠非何焯曰一隅謂河北今長

安壤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

時更始大臣張印申屠建隗囂

等以赤眉入關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

四方分崩異姓竝起是故蕭王跋涉霜

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言踰史

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

古公於岐山之下築邠先謙曰官本踰作踰並通

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

人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

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

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

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

俱據機軸

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聖千載一會思成論焉先謙曰注聖誤官本作取是

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曰佐國安人軼自通書

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關在

天井

太行山下解見章紀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天井關又南下河南

在澤州南四十五里當太行絕頂其南即羊腸坂道

成皋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

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土鄉下

續漢書曰土鄉亭名屬河南郡集解惠棟曰郡

國志河南雒陽縣有土鄉聚馮異斬武勃處注以爲亭名大破斬

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言奏聞光武故

宣露軼書

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今作令

令朱鮪

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

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呂緄異

平陰縣名屬河

南郡緄謂連緄也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平陰在河南府孟津縣東一里

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軍將兵

集解

劉攽曰案異爲孟津將軍軍有護軍兩字護與寇恂合擊茂破之

軍將軍非也緣下有將兵字明衍將軍二字

日詳恂傳異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而而歸移檄

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卽帝位光武乃詔異詣鄴問四方動

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

三王謂張卬爲淮陽王廖湛爲穰王胡殷爲隨王更始欲殺卬等遂勸兵

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集解先謙曰考異云異與李軼

書云王侯構難大臣乖離勸稱尊號亦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案

是年六月光武卽位後鄧禹破王匡匡與張卬等奔長安乃謀劫

更始然則三王反叛在光武卽位之後夏秋之交異安得於四月

前言之或史家潤色其言致此差失耳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上

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

帝明皇之時神氣炤見故堯夢乘龍上天舜夢擊天鼓後皆有天下

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

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

解惠棟曰案袁宏紀天命作天帝命也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

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

夏音賈集解惠棟曰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國先謙曰今

陳州府太
康縣治

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

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軍破之
字他傳中言引軍者甚多

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齋牛酒

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論議屬光祿令

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別下
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

內長吏皆會使太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

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

兵眾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曰

乘輿七尺具劍

具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具劍

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

亂重曰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

士念自修敕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修整

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

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眾降異

東觀記曰池

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集解惠棟曰王或

作主非王長陝人也孫愐云濁姓漢書貨殖傳濁氏以胃脯而連

騎直角切先謙

異與赤眉遇於華陰

集解先謙曰今同

日官本作主長

州府華陰縣治

相拒六十

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

東觀記宣作重

五千餘人三年春遣

使者卽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

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要去聲約也陳氏云要平聲亦訓約論語久要是要是

也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尙多可稍引恩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屯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

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

集解惠棟

曰東觀記作伴敗陽與伴通棄輜重走車皆載土呂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

赤眉引還擊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曰士卒

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

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

回谿今俗所謂回院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

五尺也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回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

溪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

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

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曰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

也賊見執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

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集解惠棟曰續志

池有二峭峭音豪又戶交反沈欽韓曰案文破下少一之字紀要峭底在永寧縣西北七十里降男女八萬人餘

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集解王補曰降上宜有帝字赤眉破平

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龜池以鳥爲喻可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向在桑榆間桑榆謂晚

也集解惠棟曰御覽引淮南子曰日臻于衡陽是謂隅中日垂西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許慎云言其光在桑榆樹上東隅卽隅中也

隅與周古文通方論功賞曰答大勳時赤眉雖降眾寇猶盛延岑據藍田

王歆據下邳秦武公伐邾戎致之也虜芳丹據新豐續漢書芳作茅集解惠棟

日孫桓云芳姓也風俗通霸陵文帝陵因以爲縣名蔣震據霸陵故秦芒陽縣集解先謙曰

芒是芷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

醴泉縣

呂鮪據陳倉角閭據汧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角姓也漢有角善叔

駱蓋延據盩

屋

集解惠棟曰通鑑無蓋字

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

集解通鑑胡注汝姓也商有汝鳩汝房春秋有汝齊

汝寬後漢有汝郁

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

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

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

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

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

異遣復漢將軍

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

遂自武關走南陽

集解沈欽韓曰紀要武關在商州東北八十里與鄧州內鄉接界

時百姓飢餓

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

集解王補曰袁紀作穀五斗

道路隔斷委輸不至

軍士悉曰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

數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桀不從令者褒賞降

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

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集解惠棟曰依

公孫述傳及華陽志當作烏

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

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

集解沈欽韓曰紀要箕谷在鳳翔府寶雞縣東南四十里谷口有石

如門曰召門廣二步深入步高一丈相傳蜀五丁所開漢高通之以避子午之險

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

保障者甚眾其後蜀復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

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

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

都異自己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廷願親唯幄帝不許後人

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

帝使呂章示異

東觀記曰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異

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

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

通侯卽徹侯避武帝諱改

焉受任方面呂立微功

謂西方一面專以委之

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

及臣伏自思惟呂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呂私心斷決未嘗不有

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諸子貢

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解惠棟曰薛瑩後漢書光武贊曰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

聖人其猶病諸王補曰薛瑩見藝文類聚帝王部引補案師不內御薛瑩所疑未為失也然觀諸將傳所載世祖廟算之勝與馮異

謝書云云知當日誠有然者非誣也願安得神武如世祖者以再適盛治乎先謙

曰官本無注 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桀競逐也逐爭 迷惑于數

集 遜先謙曰官本于作干是 臣曰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

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曰

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

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

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

也為吾拔荆棘定關中荆棘榛梗之謂以增紛亂既罷使中黃門賜曰珍寶衣

服錢帛詔曰倉卒無羹亭豆粥庠沲河麥飯厚意久不報集 歸曰

紀少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

車齊國賴之

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桓公格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車中非無

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

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謂光武獲

而赦之集解王補曰先儒謂三代以下君臣交盡其美惟東漢為

最盛范史於諸將各存其略於馬武綜紀其槩三復恩禮意者其

揭此以示帝鑑之先務乎吾獨於馮異傳而深慨焉傳稱人有言

異專制關中者帝即以章示異異謝曰託身聖明在傾危瀕歿之

中尚不敢過差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誠冀以謹敕遂自始終詔

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由

是觀之異不以被謗而匿誠於帝帝不以聞譖而衰愛於異坦然

昭明略無纖介假而蕭何周勃劉基幸遇斯時則利賈人之金不

待申雪於衛尉持兵見守太后可無冒絮之提胡惟庸亦何敢挾

醫視病以售其奸哉昔魏文侯示樂羊子以謗書唐太宗斥論房

元齡者於嶺表後世頌之然方之豆粥麥飯之見勞河北巾車之

相勉上下交儆如聞佛俞蓋有誠偽之別焉顧獨失之於馬援是

則千古之遺憾也後數引譙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

夏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至隗囂乘勝使其

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枸邑異卽馳兵欲先

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

略異曰虜兵臨境忸怩小利忸怩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忸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忸

復爲之也忸音尼丑反忸音逝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左傳一夫不可狃注狃女九反亦忸也忸習也張揖雜志云忸音曳云忸忸

過度周壽昌曰忸猶狃也忸忸之忸亦應从犬不從大左傳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杜注狃忸也足徵狃狃亦古字通遂欲深

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

今先據城曰逸待勞非所曰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

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

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

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

之乃下璽書曰制詔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

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

輔驚恐

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向也廣雅曰猥眾也集解劉攽曰案王

常傳中當作忠惠棟曰案漢呂君碑以中勇顯名古忠字亦作中也先謙曰忠中非不可通假然定作忠爲是若引碑文借字爲言

後將無所

適從矣 柯邑危亡在於旦夕

集解王補曰袁紀多出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算摧敵殄

寇四

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

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己爲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

異哉

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今

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

問疾曰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

義渠縣名屬北地郡

集解沈欽韓曰在慶陽府寧州西北

青山胡卒萬餘人降異

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

曰安定屬國人木屬國降胡也居參巒異又擊盧

號肥頭少卿集解劉攽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巒

芳將賈覽匈奴奠鞬日逐王破之

奠音於

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

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

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

等救之

集解洪亮吉日此別一趙匡

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

皆斬之

東觀記曰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

諸將共攻

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

集解惠棟曰休猶弛也鄭康成云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屬是也

異固持

不動常爲眾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

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病

發薨于軍諡曰節侯長子彰嗣

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作璋

明年帝思異功復

封彰弟詵爲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縉侯食三縣

東觀記曰東縉縣名屬山

陽郡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縉卽此地也在今兗州

金鄉縣集解沈欽韓曰今金鄉縣東北二十里

永平中徙封平

鄉侯

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鬱林潭中

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

東觀記曰坐嗣殺游微會

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

善及子孫古之典也

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昔我光武受

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集解錢大昕曰橫被

卽書光被也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無以加之王褒傳化益四表橫被無窮班固西都賦亦云橫被六合蓋堯典光被字漢儒傳授本作橫矣釋言枕頰充也枕卽橫字古文光爲光與黃相似故橫或爲枕孔傳出于魏晉之間堯典橫已作光而訓光爲充猶存古義後世因作光輝解失漢儒之本旨矣先謙曰尙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今古文同今文一作橫被一作廣被格一作假詳余所著孔傳參正

光耀萬世祉祚流行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

惟勳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

曹紹封傳繼於今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

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

後者分別署狀上彙解惠棟曰狀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家各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

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將及景風章敘舊

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也於是紹封普

德顯茲遺功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則封有功也於是紹封普

子晨爲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彙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古岑子國之後世系曰岑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異母弟耀子渠武王封爲岑子其地梁國北岑亭

是也子孫因以爲氏世居南陽棘陽岑音鋤針切

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

棘音紀力反

王莽時

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怒彭

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甄阜死

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

前隊大夫甄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

嚴尤共城守計嚴尤爲大

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

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

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曰勸其役更始乃封彭

爲歸德侯

歸德縣名屬北地郡集解沈欽韓曰紀要歸德城在慶陽府東北百里

令屬伯升及伯升

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聖殺之定

淮陽城鮪薦彭爲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

淮陽

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徭爲姓東觀記曰徭作淫集解惠棟曰徭一作搖見廣韻

偉反擊走卬

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

集解惠棟曰茂泗水王獻從父見歐傳

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

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

急迎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王至河內太守韓歆謀將城守修武人衛文多奇計馮異素知之異言于王使衛文說歆令降

岑彭亦勸歆遂從之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

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

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

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

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

於心今復遭遇願出兵自效集解先謙曰官本兵作身是光武深接納之集解

曰御覽三百三十九引謝承書云光武以彭爲南安將軍而不言何時疑當在此存攷彭因言韓歆南陽大

人大人謂大可曰爲用乃黃歆也貫寬曰爲鄧禹軍師集解先謙曰

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集解沈欽韓曰紀要淇園在衛輝府淇縣西北地名禮河社彭

說降之於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眾營

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謝躬將六

將軍屯鄴兵橫暴爲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爲刺姦將軍 刺姦解沈欽韓曰案文當爲大將軍刺姦時光武爲大將軍彭爲其刺姦耳先謙曰東觀記云光武使吳漢收謝躬

令彭助漢爲方略事見漢傳督察眾營者禁侵暴也

授曰常所

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卽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

續漢

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爲彭已去令其兵皆穫黍彭乃進擊大破之

與大司馬

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修執金吾賈復驍

騎將軍劉植楊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

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曰彭嘗爲鮪校尉令往

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

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已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

三王所反

解見上文集解惠棟曰三王謂張卬廖湛胡殷也

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

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甚

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被害

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

言於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彭還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也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

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河以爲信言其明白也

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趨索欲上也趣向也

鮪見其誠卽許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鮪見其不疑卽日日後五蚤與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

日鮪將輕騎詣彭願救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

大兵上轅轅歸郾王更始傳尹尊爲郾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

河津亭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鮪輕騎詣彭降彭爲殺羊具食鮪身爲降虜未見諸公諸將不敢食彭卽令鮪自縛與俱詣行在所

也津亭帝卽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眾出降

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鮪後改封成德侯鮪淮陽人後爲

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傳封累代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鮪元孫祀

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

集解先謙曰書鈔六十四

坐殺人國除

治軍整齊下犍葉等十餘城

犍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

秋毫無犯

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犍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集解先謙曰犍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五里葉

在今南陽府葉縣

南三十里舊縣店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

王略十有二縣

東觀記曰豐邛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爲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邛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

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台萬人邛音求紀反集解惠棟曰

袁宏紀豐南郡黎鄉人沈欽韓曰案中廬縣名文多一沮字董訢

起堵鄉許邯起杏

南陽復陽縣有杏聚集解先謙曰堵陽在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復陽在今南陽府桐柏縣東

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

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

獲其輜重屯據清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

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

集解劉攽曰中當作

忠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

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

攻之連月不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

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清陽

續漢

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

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

小長安解見光武紀

帝率諸將

親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時奉拒上于瓜里上親大破之奉迫急

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戮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

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

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

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

南擊秦豐拔黃郵

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集解惠棟曰都當作野

豐與其大將蔡宏拒

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曰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

中使明旦西擊山都

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爲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集解沈欽韓

日紀要在襄陽府西北八十里

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曰告豐豐卽悉其軍西

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

沔水源出武都東狼

谷中卽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

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

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

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

封彭爲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漢兵起豐與同鄉蔡張趙京等

起兵眾數千人

拜爲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

東觀

記曰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爲羣盜更始元年義戎

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襄陽者

舊記曰戎號周成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

王義稱臨江王

戎曰今四方豪桀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

續漢書曰辛臣爲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

董憲公孫述等所分郡國云洛陽所得

不如按甲曰觀其變戎曰

如掌耳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分作得

曰秦王之疆猶爲征南所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

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

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曰書招戎從彭營與戎書曰岑將

軍已奏我封五千戶侯虛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

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期日灼龜卜降

兆中折遂止不降謙曰官本注析作拆是先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

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

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

中食且盡帝曰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

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秭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戎與數十騎亡入蜀

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彭曰將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

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記曰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璽書拜駿

爲威虜將軍集解沈欽韓曰江州今重慶府巴縣疑駿此時未能
越巴峽或江關之誤卽捍關也江關在宜昌府長陽縣西七十里

先謙曰下文方言田戎亡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保江州此江州是誤文

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荆揚之咽喉集解惠棟曰續志

南郡江陵縣有津鄉津鄉名非縣名也沈喻告諸蠻夷降者奏欽韓曰紀要津鄉在荊州府枝江縣西三里

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

人光烈皇又遣偏將軍屈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房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

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

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杜穆交趾太守錫

光等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哀平之世西城縣民錫光字長沖爲交州刺史徙交趾太守王莽篡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

未以爲意尋值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卽解正其本官相率遣使

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爲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續漢書曰張隆遣子

賈獻悉封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將兵詣彭助征伐上以

唯爲率義侯不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

總遣子故言或召譙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曰朔望問

太夫人起居

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集解惠棟曰王懋云漢碑有書太夫人爲秦夫人者或以爲異余謂漢人多書太爲秦如前漢書秦平秦一秦甚之類是

范氏避家諱故後漢書皆書秦爲太如郭泰鄭泰爲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秦夫人先

謙曰問起居猶言問安耳

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

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

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

城未沒丈餘

東觀記曰時以緣囊盛土爲堤灌西城谷水從地窟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緣盛土爲堤

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翼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

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

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

在前曰殿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

故諸將能全

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

乘枋篲下江關

枋篲以竹木爲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舩桴也郭景純曰水中箠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

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擊破馮

魚復縣南枋卽舫字古通用耳軍音步佳反附音匹俱反

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解見光橫江水起

浮橋闢樓立櫓柱絕水道集解通鑑胡注橫徂宮反以木爲柱曰

一曰結營山上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任滿等據險爲浮曰拒漢兵

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並船名樓船

小櫓也爾雅曰櫓謂之橈露橈謂露櫓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

觸冒而唐突也橈音饒集解惠棟曰北堂書鈔引越絕書云闔閭

見子胥敢問船車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

令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

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

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驛騎也沈欽韓曰注爾雅誤文見方

言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

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

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前書鄧通以濯船爲騎五

千匹皆會荆門吳漢曰三郡棹卒多貴糧穀集解王補曰通鑑作

本賈作費是欲罷之彭曰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

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集解通鑑胡注彭時

爲征南大將軍故稱征南公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

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集解陳景雲曰時奇應募以偏師獨

進彭見敵勢已摧乃悉軍並進耳彭不與奇同行直衝浮橋而攢

此文不合有彭字錢大昕曰天當爲大字之譌直衝浮橋而攢

柱鉤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攢柱有反把鉤奇奇等乘執

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竝進所

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況而田戎亡保

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

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

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曰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

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東觀

記曰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集彭
歷劉故曰注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彭

到江州曰田戎食多難卒拔雷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

攻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關
集解惠棟曰李文子云墊江卽今合州宋白續通典曰

忠州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

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平曲未詳

然彭既指墊江從涪水上平曲則在今遂甯潼川之地也沈欽韓
日記要平曲城今重慶府定遠縣西蓋在涪水濱以波平水曲爲

名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

兵拒廣漢及資中資中縣名屬犍爲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集
解沈欽韓曰廣漢今潼川府遂寧縣東北資中

今資州資陽縣北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集解沈欽韓曰紀要
橫石灘在涪州西大

江中明志作黃石灘亦曰石梁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

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也集解沈欽韓曰
水經注巴郡江州對二水口右

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紀要都江外水紀江之通稱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

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解見光武紀使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故
城在今益州成都縣

東南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

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遠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曰杖擊地曰是何神也集解惠棟曰李文子云岑自廣漢入涪水以拒墊江而彭下墊江由

江州復上都江拔武陽此蜀人所以為神也史謂彭所營地名彭

亡集解惠棟曰續志武陽有彭亡聚李吉甫云眉州彭山縣彭亡

日集解亦曰平無城彭祖家于此而死故曰彭亡初岑彭至其地改

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

軍整齊秋毫無犯毫毛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毫無所取集解先謙曰官本毫作豪邛穀王

任貴前書首殺曰任貴越嶺與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會彭已薨帝嘗任其所獻賜彭子

諡曰壯僑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邛穀王邛穀王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舊屬沈欽韓曰今潁川府太和縣東

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穀陽侯穀陽縣名屬沛郡集解沈欽韓曰今鳳陽府靈璧縣

南西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音口伉卒子祀嗣東觀記曰

杞作起元初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

順帝時爲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尙安帝妹涅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公主名

侍男少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置故城在

今相州安陽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東觀記北堂書鈔引華嶠書俱作東郡招聘隱逸與參政事

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多榛梗以喻寇

盜充斥也我有蝨賊岑君遏之蝨賊食禾稼蟲名以喻姦吏侵漁也狗吠不驚足下生麓

麓長毛也犬無道吠故足下生麓含哺鼓腹焉知凶災哺食也鼓擊也我喜我生獨了斯

時丁籍當也美矣岑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集解先謙曰類聚十九御覽

四百六十五引休作在熙卒子福嗣爲黃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尙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

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

末爲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

曰還縣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等輩欺沒其鹽復獨完致縣中

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

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

集解沈欽韓曰禹山在鄧州西南七十里禹羽聲同疑卽羽山

自號將

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曰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

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

堯舜禪

禪禹湯乃放桀武王誅紂故言不能至者

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

齊桓公小白晉

文公重耳春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

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

六國謂韓趙魏

燕齊楚分裂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逮桓文

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

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曰親戚爲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

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不

能相施第持我書往

施用也第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不作必是

復遂辭嘉受書北度

河及光武於柏人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復與朱祐陳俊俱北及世祖于柏人也

因鄧禹得召見

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

集解沈欽韓曰

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故署復爲督盜賊亦如太守府有門下督盜賊通鑑直云以復爲破虜將軍誤矣袁宏紀署復爲都督蓋漢魏以來領兵將軍帳下有護軍有都督呂範請於孫策曰願督領都督佐將軍部分是也光武以朱祐爲護軍而稱復曰賈督實始復馬羸羸力反光武解左驂賜之駢者服外之馬也東觀於此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官屬曰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鄢尉集解王補曰調光武曰

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曰職勿曰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兩

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

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爲鄢尉上

署報不許也集解先光武至信都曰復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

謀曰官本下曰作得是光武至信都復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

護將軍集解通鑑胡注宣帝置西域都護甘延壽之擊郅支也自

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

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

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集解惠棟曰屬詩晉攻狄超虎被羽

先升敗之章昭云羽鳥羽繫于背若今軍將負旄矣吳志云甘甯

負旄帶鈴陳祥道云後世之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被羽蓋古衣徽之遺制也

又北與五校戰於眞定

集解惠棟曰元和志追賊于眞定之捷鄉

云定州唐縣北九里有寡婦城漢賈復追銅馬五校於此語訛轉呼爲寡婦

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

驚曰我所已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

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

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懼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

之光武卽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

虎公陳儵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鄧王尹

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尙多帝詔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

久之乃曰檄叩地

集解惠棟曰孔安國論語注叩擊也

曰鄧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

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大司馬當

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鄧連

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

歸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

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也

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破之

新城今伊闕縣

志新城屬河南尹澠池在宏農陝縣東觀記云南擊赤眉新城轉西入關擊盆子于澠池破之

與帝會宜陽降赤

眉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

集解先

邱奉復傷夷

帝曰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

集

見岑彭傳

故復少方面之勳

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

諸將每

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集解王補曰古今創業中

興之會諸將爭功不決因而致亂者史不絕書觀夫栢邑初捷帝

即置書勞馮異曰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功若丘山猶自以爲

不足賈復以敢深入希令遠征故少方面之勳而帝輒曰賈君之

功我自知之如此則涓埃之報悉邀帝簡坐沙偶語拔劍擊柱之

隙何自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

而生哉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

今萊州即墨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挺一音廷集解惠棟曰挺

一作挺挺縣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胡字衍注誤沈欽韓曰水

經注拒縣故城王莽之郁秩也案郁秩本膠東國縣非莽改紀要
拒城在高密縣南三十里舊志拒城在膠州西南九十里郁秩當
更在其西先謙曰官本作挺壯武在即墨縣西六十里下密城在
濰縣西三十里一統志挺今登州府萊陽縣南七里觀陽今萊陽
縣東南七十里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
里觀山之陽

高密侯鄧禹竝剽甲兵敦儒學

廣雅曰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
記曰復闔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

義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已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東觀記曰

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
吏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

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已吏事責三公集

先謙曰官故功臣竝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

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密侯鄧禹
固始侯李通三十一年卒集解惠棟
曰袁宏紀

十年諡曰剛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元年三月也

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小子邯爲膠東侯集解惠棟曰
袁宏紀四月

丙戌詔曰蓋褒德賞功興亡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
不遺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佐命河北列在

元功今復孫敏頭凶失道自陷刑以喪邯弟宗爲卽墨侯各一縣

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

稍遷建初中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徒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

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

集解沈欽

韓曰師氏注曰擿發其姦或曰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

之不敢入塞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徵爲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議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

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宗性方正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

當世大儒司徒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

初元年尙和帝女臨穎長公主集解惠棟曰公主名利主兼食穎陰許合三

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曰建爲侍中順帝時爲光祿

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

呂西方城呂南

方城山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也

在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

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

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荆人奉牛酒讓不受

乃足呂感三

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

之呂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畱之呂生灾

柏人縣名也高祖嘗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

於人也不宿而去

後竟有貫高之事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震敵遠圖謀

國集解惠棟曰左傳云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馮岑賈列傳第七

終

後漢書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十七校補

馮異傳屯兵巾車鄉注巾車鄉名也

官本注無也字

及同郡丁綝呂晏注綝字幼春定陵人也

官本注無也字

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尙書注竟字子期山陽人也

官本注無也字

人久飢渴易爲充飽注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

左震曰孟子飢者易爲食渴者

易爲飲文正用此語案注易流德澤卽本德之流行爲訓

鄧禹熨火注音而悅反

案熨各本同據音亦非誤字說文熨温也温火謂不使竈冷孟子如火益熨與廉范

傳言熨火異熨謂燃之也東觀記作鄧禹吹火吹亦謂不使火熄

異復進麥飯菟肩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

至異進一笥麥飯兔肩

謹案此引東觀記馮異傳文言既至南宮聞王郎軍至異進麥飯兔肩乃東觀

沱河至信都與范書合下文詔書所謂虜沱河麥飯也乃東觀

記世祖紀則云帝至饒陽止蕪蕪亭大風雨異進一笥麥飯兔肩乃

往南宮直誤虜沱河麥飯爲蕪蕪亭矣惟兔均作兔

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注光武紀云度虜沱河至下博城西至亦

未詳其故

案聚珍本東觀記世祖本紀云帝至饒陽聞王郎兵至復驚去至南宮問王郎軍將至因度虜沱河而王霸傳

陽眾皆饑疲及至南宮問王郎軍將至因度虜沱河而王霸傳

則云上從邯鄲避邯鄲兵晨夜馳騖南至下曲陽虜沱河乃不言

南宮范書光武紀但云出饒陽南出過虜沱河進至下博城西

亦不言南宮而異霸兩傳一言南宮一言下曲陽又皆如東觀

所記前志信都國信都王都故漳河故虜沱皆在北東入海水

經濁漳水注漳水入衡水章懷光武紀注亦言虜沱河舊在饒陽

南前漢饒陽屬涿郡下曲陽屬鉅鹿郡新莽分鉅鹿為和戎郡

卽治下曲陽與饒陽皆在故虜沱河之北而南宮則在信都

沱河之南皆屬信都國下博又在信都之北而南宮則在信都

東南光武如由饒陽至南宮必先度虜沱河既至南宮卽可西

北向信都無用復度虜沱河固不必經下博更無從至下曲陽

此易明也且光武度虜沱河慮章懷紀注謂在今定州深澤縣

東南唐深澤曲陽同屬定州亦惟自下曲陽度河為合其自虜

沱南出至下博縣故城西亦見濁漳水注以上言南至下博皆為

自北而南洵紀是而傳非矣惟章懷所謂南宮在虜沱河南百

有餘里者就東漢故縣城言也其在前漢嘗為萬六千六百戶

虜沱河北則又當別論耳

從破王郎封應侯注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

今案

杜注作在襄陽城父縣西南見左傳二十四年傳下攷晉志襄城無成父縣襄陽亦無城父縣當作襄城父城縣西南父城漢

屬潁川前志父城下注云應鄉故國周武王弟所封水經滎水

注滎水自魯陽來東逕應城南故應鄉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父城故城在今汝州寶豐縣東南

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注袁崧書曰集解官本注崧書作山松

案當作袁山松書曰官本仍脫書字又北宋刻本各書止計直

行不論橫格書中夾注每三字約占正文二字地步故行末率

多參差小字筆畫轉者即占正文一字地步其筆畫簡者則兩

字僅占一字地步續刻者偶不經意遇兩字可合者便譌成一

字是本山松輒譌爲崧蓋亦由此

王侯構難大臣乖離注時更始大臣張卬至是大臣乖離也

侯康曰張卬等謀劫更始事在後注說非也據劉聖公傳時李軾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所謂構難乖離當指此

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注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集

解沈欽韓曰紀要天井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當太行絕頂其

南卽羊腸坂道

柳從辰曰余至太行山見所稱天井關者已無

今案注言關在山上不紀要謂在絕頂據柳說乃在山中查章紀

注本言在太行山上不紀要謂在絕頂據柳說乃在山中查章紀

之譌蓋無論在絕頂南有天井泉三所水經沁水注引蔡邕曰

離矣章紀注又言關在井北遂以名焉正與關南有天井泉之

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以名焉正與關南有天井泉之

注合能確得一天井關在井北遂以名焉正與關南有天井泉之

一名太行關一統志謂今名雄

定關又名平陽關皆云在山上

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眾降異注稱將軍者皆降

者原

據東觀記正

餘眾尙十餘萬東走宜陽降

錢大昭曰劉盆子傳光武載諸將曰

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是宜陽在關以南也本紀云餘眾南

向宜陽益子傳亦云赤眉由長安向南陽道出弘農本東南行故

通鑑並作東走且赤眉由長安向南陽道出弘農本東南行故

戰勝鄧禹軍乃西出關南向宜陽則固宜東行不得南行也惟上文

於峭底餘眾由峭底向宜陽則固宜東行不得南行也惟上文

異言上使諸將屯龜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下文光武聖書又

將合兵見東觀記一戰而勝所云峭底當即在龜壘書勞異曰池左近餘眾如由龜池走宜陽則亦可云南行

集解王補曰降上宜有帝字也案此因通鑑作帝降壘書而為說也實則通鑑敘光武平赤眉事不免小誤據范書本紀赤眉傳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己亥幸宜

陽赤眉遣使乞降劉盆子傳亦云馮異破之於峭底帝問乃自將幸宜陽赤眉遣劉恭乞降必赤眉已降然後可破平觀下文

壘書勞異必已在受降之後降字自應連上東走宜陽為句又

本傳於敘壘書之下即云時赤眉雖降其言赤眉降亦即應上

走宜陽降也通鑑乃於帝降壘書勞異云之後另敘赤眉餘

眾東向宜陽乞降則前後倒置而赤眉破平之語不可通矣况

既言壘書自可知為帝所下何待於壘書上加字則通鑑之誤

記袁紀皆止壘書勞異四字未嘗於壘書上加字則通鑑之誤

明益

將數萬人就呂鮪錢大昭曰呂鮪魏囂傳同公孫述傳呂鮪案官本述傳亦作呂

未至隗囂乘勝錢大昭曰闕本未下有及字案

怩怙小利伏官本作怙注爾雅曰怩復也郭景純曰謂慣怙復

為之也案今爾雅怩作狃集解周壽昌曰怩猶狃也怩怙之怙

亦應从犬不从大

案周謂性猶狃是也謂伏亦應从犬則顯與

釋文讀時世反通儒如盧文弼阮元皆謂伏从犬得聲从犬者

說又說文繫篆狃犬性伏也段玉裁謂心部拽字卽伏之訛文

已改从曳之拽爲从大之伏諸說

早如重規疊矩周氏蓋未之詳也

其將王元周宗等

周宗二字原誤倒據

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注和帝永和四年

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注和帝永和四年

案永和四年乃

岑彭傳楊化將軍堅鐔

楊官本作揚是

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

錢大昭曰先武紀遺彭擊荊州羣賊在建武元年十月

下犂葉等十

餘城注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犂葉舞陽堵陽平

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

案漢荊州郡國並無城安昆陽舞陽惟潁川郡有之乃潁州境

今皆爲河南地蓋與荊州南陽

略十有二縣

案十有兩字當乙轉

董訢起堵鄉集解先謙曰堵陽在今南陽府裕州東六里

案水經

堵水自棘陽來南逕小堵鄉謂之小堵水東源方七八步騰湧若沸故世名之騰沸水南流逕于堵鄉謂之堵水建武三年祭

通引兵南擊董訢于堵鄉以水氏縣故有堵陽之名是堵鄉亦即在堵陽縣也光武紀注以小堵鄉當之似誤

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返官本同乃反之誤

沿江沂沔止黎丘錢大昭曰止當作上

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錢大昭曰谷當作穀案古谷穀亦可通作度西曰柳穀史記五帝本紀徐廣說一作柳谷又前書王莽傳穀風迅疾從東北來顏注穀風即谷風則沿誤有由也

乘枋箬下江關注箬音步佳反佳官本作佳誤

橫江水起浮橋關樓錢大昭曰關樓通鑑作關樓胡注猶今城上敵樓也

吳漢曰三郡棹卒多貴糧穀集解先謙曰官本貴作費是錢大昭曰貴閱

本作費是官本兼與閩本合

賈復傳不能相施第持我書往注施用也第但也第原皆作弟據錢按故官本不誤集

解先謙曰官本不作必是謹案此言光武遠在河北不能知復而用之勸復往就光武耳作不亦自

可通通鑑改作必能相用則語意皆
變刊後漢書者遂亦改不爲必矣

先武解左驂曰賜之注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案袁紀仍作左

方任曰職勿曰擅除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曰作得是

錢大昭曰勿曰闕本作勿

得是錢所據本亦作勿
曰官本兼與闕本合也

又北與五校戰於眞定集解定州唐縣北九里有寡婦城漢賈復

追銅馬五校於此語訛轉呼爲寡婦

案水經滹水注蒲水又東南歷壙逕陽安關下出關

北流又東流逕夏屋故城其城東側因阿仍牆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于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此即李志所本又汝水篇注桓水有二源奇導于賈復城合爲一潰逕賈復城北復南擊郾所築也俗語訛謂之寡婦城是賈復城非一其訛則同

定封膠東侯至凡六縣注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

昌陽原誤

昌黎據唐志查改官本不誤

竝剽甲兵敦儒學注復闔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

授官本作受與今聚珍本

東觀記合又東觀記起作知今案上言闔門養威重則似無從
師受易之事下言起大義亦教者之事非學者之事復本經生
蓋如鄧禹之以
經授諸子耳

曰撻發其姦

撻官本作撻誤

尚和帝女臨穎長公主

穎官本作穎非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後漢書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曰賓客犯

法乃亡命至漁陽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資用乏曰販馬自業往來燕薊

間所至皆交結豪桀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續漢書曰韓鴻爲謁者

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集解洪頤煊曰彭寵傳寵南陽宛人

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鴻至薊

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

歡甚注雒陽是南陽之譌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集解先謙

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日注見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

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寵曰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

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曰譎眾未知所出譎詐也未知欲出何

計以詳也集解王補曰此二語袁紀作所以調其眾者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

召之爲具食續漢書曰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故先爲具食集解劉攽曰案注文漢召下少一之字

問曰所問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

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齋曰詣寵令具曰所聞

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

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閔等及光武於廣阿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漢時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眾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

司馬公也時王郎亦遣大司馬略地漢復問曰大司馬何公也對

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卽進兵城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

下地理志廣阿縣屬鉅鹿郡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

能曰辭自達集解王補曰達下袁紀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

有然沈勇有智畧六字

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漢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親信

之先進故將皆怨曰吳將軍晝夜不離公門左右殊不可爲也

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

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鷲有智謀

廣雅曰鷲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

悍者皆名鷲也

諸將鮮能及者卽拜漢大將軍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禹宿夜

語曰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與鄧宏俱各蘇宏宏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鷲有謀諸將鮮能及者上于是以

漢爲大將軍

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

郡不肯應調也

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

無終本山名因爲國

號漢爲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集解沈欽韓曰今薊州治舊志以今玉田縣爲古無終考玉田乃唐初析置之無

終非漢縣

曾曰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卽擄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

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

弭猶服也

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

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

莫府上兵簿

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集解周壽昌曰莫讀如幕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索隱崔浩云將帥理

無常處以幕布爲府署 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

故曰幕府字當作幕 屬猶近也 今所請又何多也 諸將皆慙 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

軍攻王郎不能下 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爲百姓所苦 躬不能整又數與王違戾常欲襲之以爲兵強故止 光武深忌

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 集解

曰袁宏紀躬勤於吏事每至所在理冤結決詞訟 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

躬 集解萬承蒼曰案文勢當作故躬不自疑 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

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

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

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

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

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

危以僥倖

僥猶求也

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

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

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眾心公所知也

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

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智之至者也康然之於

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

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眾悉降

續漢書曰

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

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

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

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

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

高胡皆破之

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

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

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

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植鄉賊

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水經曰漳水源自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亭與漳沱河合集解惠棟曰

東觀記檀鄉賊帥董次仲也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

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

縣東北斥漳在今洛州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州縣西南

廣年避煬帝諱故改爲永年縣集解惠棟曰斥漳漢碑皆作斥漳

萬松齡曰唐書地理志無洛水縣唐初洛州有清漳池水復率諸

二縣先謙曰官本注曲州作曲周是此注洛水當作池水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

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鄴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

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

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

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蘇茂殺淮

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

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

集解惠棟

日東觀記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陸與劉永相會

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憤馬傷膝還營

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眾心懼矣漢

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日賊眾雖多皆劫掠羣盜勝

不相讓敗不相救

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集解周壽昌曰注大夫二字衍

非有仗節

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

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

前書鄧通爲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水

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集解沈欽韓曰

及烏桓突騎三千餘

枚乘傳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吳河人姓名

人齊鼓而進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集解劉攽曰注

俱大進按文多一大字惠棟曰東觀記所載與此同無大字刊誤是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

擊爭門竝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

助益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

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

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

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竝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

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

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

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

州西北五姓蓋當土疆宗豪右也鬲音革集

解沈欽韓曰紀要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十里

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

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

下城非眾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

集解

劉攽曰中當作忠

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

等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

乃定卽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

無鹽

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集解沈欽韓曰上云擊賊平原下云進擊渤海中間不得云至東平之無鹽也當是無棣之誤元

和志滄州靈山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胸城明年春拔

胸胸縣名解斬憲事以見劉永傳集解先謙曰官本以作已是東方悉定振旅

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

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

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

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

等伐公孫述集解先謙曰東觀記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於江上漢鎔絕橫橋大破之及彭破荆

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檝也音人遙反將南

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

其軍十二年春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春正月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漁

涪津大破之魏漢書曰健為郡南安縣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集解沈欽韓曰漁涪津

在嘉定府夾江縣西三里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

先謙曰官本文漁作魚

之漢迎擊與盡殄其眾因入犍爲界

集解沈欽韓曰今嘉定敘州二府眉潼資三州皆漢犍爲

郡地郡治犍道今宜賓縣治也此入界乃指郡治言之也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

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

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

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

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

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

將軍劉向

東觀記續漢書尙字竝作禹

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

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

集解通鑑胡注言詳細也

何意臨事勃亂

集解

通鑑胡注勃與悖同

既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

兵綴公以大眾攻尙尙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

集解通鑑胡注言幸無他虞不至喪

也集解通鑑胡注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許萬

許萬者約言之也

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

集解先謙

曰將字下少一將字則句不圓通鑑別將下重將字

劫劉尙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

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

集解惠棟曰毛晃云勉厲之厲有修飾振起之意

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轉涉克反轉相戰鬪也

所在斬

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尙二處受圍孰既不接其禍

難量欲潛師就尙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

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

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

兵與劉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

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

引還廣都留劉尙拒逃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

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尙而擊公也

畧猶過也若先攻尙公從廣都五

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

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

集解通鑑胡注成都郭中

述自將數萬

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

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明年

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

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

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

集解劉攽曰常下當有一山字

十八年蜀郡守

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

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

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幼臆音忍宕渠山名因

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閏其地下陞多胸臆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

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集解先謙曰宕渠在今夔州雲

慶府渠縣界胸臆在今夔州府雲陽縣西萬戶壩

起兵各數千人

以應之帝以歆昔爲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尙及太中

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

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

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

漢性彊力集解沈欽韓曰六韜奇兵篇將不彊力則三軍失其職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

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

器械激揚士吏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然後退

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如帝意常獨集解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

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隱

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

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嚴卽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

名終及在朝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漢在朝廷惟公天下嘗早斤

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漢嘗出

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

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二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

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

慎無赦而已集解王補曰蜀志裴注有言丞相亮借赦者亮答曰治蜀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

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

及薨有詔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悼愍

集解惠棟曰杜篤集大司馬吳漢誅曰篤以為堯隆稷契舜嘉卑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儔今漢吳公

追而六之乃作誄曰朝失鯁臣國喪爪牙天子愍悼中宮吞嗟四

方殘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甯勳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東觀記曰篤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諾頗相恨

誄之篤于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賜諡曰忠侯東

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為

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

諡詔特賜諡曰忠侯

光故事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

黃屋左纛軍陳至茂陵

子哀侯成嗣為奴所殺集解先謙曰東觀

不以南軍者重之也

蓋誤二十二年分漢封為三國

此異

集解錢大昕曰漢封廣平侯食廣平斤漳曲周廣年四縣此所封乃

汝南之濯陽新蔡南陽之筑陽與廣平遠不相涉何云
分漢封爲三國乎或後來徙封汝南而范史失載耳
成子曰爲

濯陽侯濯陽縣名屬汝南郡在濯水之陽因以爲名其地今豫州吳房縣也音劬集解先謙曰在今汝寧府遂平縣東南

以奉漢嗣旦弟盱盱音火俱反爲筑陽侯成弟國爲新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

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名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執首廷集解先謙

日筑陽在今襄陽府穀城縣東新蔡今汝寧府新蔡縣治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爲

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郡集解先謙曰注見章紀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尉

爲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爲安陽侯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

縣西南集解先謙曰在今汝寧府正陽縣西南帝以漢功大復封弟肅爲親侯吳氏侯

者凡五國初漁陽郡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河光武以爲偏

將軍封建信侯建信縣名屬千乘國集解沈欽韓曰紀要今青州府高苑縣西北二十五里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差彊人意是倚之也遂見

親信是愛之也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

懇親誦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斯豈漢之方乎方比昔陳平智有

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言近仁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

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

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

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

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光武時省集注先汝其曰

古白檀城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尙勇力而延以氣聞漢縣在古北口外承德州西今屬

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以漢志曰

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彭龍爲太

守召延署營尉集解沈欽韓曰別於縣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

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孤奴令王良同勸延至廣阿拜偏

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卽位以延爲虎牙將軍集解惠棟

日東觀記

安平侯傳云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

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集解劉攽曰按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

字先謙曰酸棗今衛輝府延津縣北十五里封丘今開封府封丘縣治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

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

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之集解先謙曰注見更始傳進取麻鄉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碭山縣東

北集解惠棟曰兩漢無麻鄉縣或是鄉名沈遂圍永於睢陽數月

欽韓曰今徐州府碭山縣西北有麻城集

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

門也集解惠棟曰續志梁國睢陽有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

其魯郡太守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集解先謙曰薛在今兗州府滕

縣東南四里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

西北杼食汝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食上有音字彭城今徐州府

今蕭縣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修永將蘇茂佼彊周建

等三萬餘人

後漢書十一
夫原伯佼之後也

救永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

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太半永棄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

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

楚卽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

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卽高祖爲亭長之所也嗇夫主廟事

東觀記日時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安平侯

傳云永等反走潯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三年雖

悉降延令沛修高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祖廟

陽復反城迎劉永反音翻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藪永乏食突

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

擊蘇茂周建於斬新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斬音機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

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率平狄將軍龐萌攻西防西防縣名春秋時

在今宋州單父縣北集拔之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

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集

解劉放日注賁音奔按文多一賁字先憲聞之自郟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

光武紀

可直往擣郟則蘭陵必自解

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集解通鑑擣注擣擣虛也此兵所謂攻其必救也

郟縣名屬東海

延等曰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

因拔圍入城

集解劉攽曰按文多一遂字緣下有逐字誤之

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

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曰不意故耳今既

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

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之間戰或日數合

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

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

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汗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徹戒備具每事奉循詔

命必不敢爲

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

集解惠棟曰本紀在五引年劉平傳云郡守孫萌引

兵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東觀記續漢書皆云萌攻

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

得免與

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

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

集解

惠棟曰任城有桃聚卽桃鄉也

又竝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

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

街泉略陽清水諸縣皆屬

天水郡

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歛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

將軍如故

續漢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延爲京兆尹事多犯法華嬌書亦云延代鮮于褒爲馮

翊多非法續書所載非實錄也宏以爲京兆尹亦訛

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位

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

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爲蘆亭侯

東觀記作盧亭

恢卒子遂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

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也集解先謙曰今南

陽府南陽縣南

少爲郡吏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少學長安歸爲郡吏

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爲太

常將軍俊爲長史

集解洪頤煊曰順陽懷侯嘉傳更始卽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遷大將軍劉玄傳乃先封宗

室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嘉未嘗爲太常將軍當是大將軍之譌蘇輿曰更始時光武爲太常偏將軍城陽王祉曾爲太常將軍或

嘉傳偶失載將軍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

東號此處非諱文

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從擊銅馬於清陽

縣何足貪乎俊卽拜解印綬上以爲安集掾

進至滿陽集解惠棟曰光武紀作蒲陽案前志中山曲逆縣有蒲

陽山章帝改爲蒲陰作滿者誤也先謙曰作蒲是作滿

者亦未誤詳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爲彊弩偏將軍賜絳衣九

百領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

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

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

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

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

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卽位

封俊爲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

匡賊卽匡城縣賊也東觀記作匡城賊匡城古匡邑

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集解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集解沈欽韓曰

今定州東北後漢廢引擊頓巨降三城頓巨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

今衛輝府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

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

集解沈欽韓曰續志宏農宜陽縣有金門山水蓋賊起於二水因以爲名

水出宜陽山澗有大石厥狀似馬故竊謂以物色受名也四年

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沂

費縣西北是時太山豪桀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

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

其將擊俊戰於贏下贏縣名屬太山郡贏音盈集解先俊大破之

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

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

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

將兵擊董憲於轅榆轅榆縣名屬東海郡音貢進破胸賊孫陽平之八年張

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華嶠書曰

日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集解先謙曰得字表有義

集解正文臺曰書鈔七十四引續漢書作撫恤貧弱表有行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

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隨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

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已爲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

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集解沈欽韓曰通志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北三十里明年徵奉朝請二

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斬春侯斬春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斬春

侯斬音祈集解惠棟曰斬春縣名屬江夏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字君翁潁川郊人也郊縣名今汝州郟城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少爲縣亭長

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也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

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

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破羣賊數陷陳卻敵光武卽位以

爲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

成安縣名屬潁川郡集解先謙曰注見公主傳

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

華嶠書章字作韓

於沮陽

鄜

集解沈欽韓曰沮陽當爲

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

武竹里皆下之

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汝南府信陽州東南竹里

今鄖陽府地帝使太中大夫

華嶠書曰

持節拜官爲輔威將軍七年

更封期思侯

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

之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

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

爲名集解先謙曰中盧在

今襄陽府南漳縣西南

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

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

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

宮夜

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

而門限斷相告曰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曰勞軍營宮陳兵

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

醢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詩注日以筐曰醢也

越人由是

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

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

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

徹外東南流經涪縣北又東南逕歸竹縣北卽臧宮溯涪至平陽

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

東西流意此卽平曲也惠棟曰涪水至廣漢入於墊江岑彭傳云

彭引兵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壘曲壘在墊江之下李文子以爲彭既指

墊江從涪水上平曲則在今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

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

見光武紀集解錢大昕曰光武紀建武十一年臧宮與公孫述將

延岑戰于沅水注引水經注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

水及沅水者並非則此沅字乃沈之譌惠棟曰續志廣漢有沅水

帝紀亦作沅水胡三省云今潼川府通泉縣北有沅水李文子云

案今中江縣有一水入涪臧宮時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

旋平綿竹必自中江水也

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

反音會

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曰自益晨夜進兵

多張旗幟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宮取
謂者兵疎行陣而多旗鼓

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

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

劉攽曰按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先
謙曰從卽縱也劉說似是而非

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

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

華嶠書曰上
蠶書勞宮賜

吏士絳繅

自是乘勝追北降者已十萬數

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
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

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爲背失其指矣集解蘇

輿曰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國語章注北者古之背字軍奔則

彼此相失故取乖背之

軍至平陽鄉集解通鑑胡注水經注臧宮

義謂敗爲北章懷注非

降遂拔縣竹涪水經縣竹縣北則平陽鄉當

在縣竹縣界沈欽韓曰紀要在潼川州西北

蜀將王元舉眾降進

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縣名屬蜀郡繁江

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

皮集解沈欽韓曰繁城今新繁縣北二十里故郫城今郫縣北五
里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
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

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維郭門蓋其數焉策解先謙曰乘兵無義詳文意當是陳兵音近而

也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

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

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成都北而東頭門與吳漢竝滅公孫述帝

以蜀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鄴侯十五年徵還

京師曰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策解先謙曰

今汝寧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

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緹策解惠棟曰馬援傳汜先生誅十七年其弟子李廣

攻沒皖城援擊破斬之至是年臣等復妖言相聚也先謙曰原武今懷慶府陽武縣治劫使人自稱將軍於

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

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東海

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

得走耳宜小挺緩

挺解也

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

之卽勅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

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

武谿水名今在辰州盧谿縣

宮以謹信質

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

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

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

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

抵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解字似當作觸

虜今

人畜疫死旱蝗赤地

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

疫困之力不當中

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

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者

難遇而易失也

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

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

謂張掖酒泉武威金城也

天水隴西羌

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

疑令萬世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

集解王補曰袁紀系此詔於二十八年三月誤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

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父出

一編書者集解惠棟曰黃石公

曰讀此爲劉帝師隋經籍志梁有黃石公記三卷今三畧引軍識

與此同故曰有德之君以下至雖成必敗皆見下篇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

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

集解惠棟曰三

畧作釋近下同舍與釋古字通

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

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

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

左傳曰國無善政則百姓驚

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

與顛與魯附庸之國魯卿季氏貪其土地欲伐而兼之時孔子弟

子冉有仕於季氏孔子責之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季氏之且北狄尙彊

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者異辭傳聞者異辭

誠能舉

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

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

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甯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

由爲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

璽紆紱跨陵州縣

璽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

天地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名詭號千隊殊貴賤也自五霸遞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

爲羣尙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咸臨天下

謂誅陳郡公孫

述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

獨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此總謂戎

夷耳不指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斯誠雄心尙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也

幾會翫

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

滅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

屈原曰撫長劍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集解惠棟曰曹植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

光武審黃石存包桑

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懼乃是繫

于包桑也包本也繫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祠幣以禮匈奴之

使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

關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

馬裘令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是卑詞幣禮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祠作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詞是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爲流矢所中顛沛狼狽

也顛音丁干反

贊曰吳公鷲彊實爲龍驤戰國策曰廉頗爲人勇鷲而愛士白起

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電掃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

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詩曰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尙父時惟鷹揚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終

後漢書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十八校補

吳漢傳故不自疑躬集解萬承蒼曰案文勢當作故躬不自疑躬

字連下文爲句萬說誤

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年凡四縣注斥漳在今洺州洺水縣集解萬

松齡曰唐書地理志無洺水縣唐初洺州有清漳池水二縣先

謙曰此注洺水當作池水謹案洺水隋縣名屬冀州武安郡在今廣平曲周縣東南疑章懷作注時

此縣尙未併省也

黃頭吳河等注土勝水土原譌土據錢投改官本不誤

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錢大昭曰本紀列五年二月蓋據破降二賊時言之

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同官本二誤三

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向錢大昭曰向當作尙南監本不誤案官本即依監本轉刊故亦作尙汲古本此文雖

作向注及後文仍作尙則向字顯爲誤文或疑袁紀於此亦尙岐出又王士正謂向即劉植子據本書劉植傳亦作向不

尚則似尚皆向之譏其實王說非也攷劉尚與劉楨同時將兵
植為驍騎將軍尚為武威將軍劉尚皆不作向尚始從來欵馬成轉戰
三年屢書武威將軍破成都滅公孫述並見欵成述傳後復襲誅越
蜀遂副吳漢軍破益州夷南郡蠻終以討五谿蠻深入戰沒又
嶺太守任貴破平益州夷南郡蠻終以討五谿蠻深入戰沒又
見馬援及南蠻西南夷傳事蹟多於劉楨果為楨子當附見植
傳而植傳載植子向僅嗣封昌城侯徙封東武陽侯
卒子述嗣未嘗為將軍亦非戰沒則向非即尚明矣

漢使護軍高午唐邯

錢大昭曰護軍高午續
天文志作護軍將軍

初無辦嚴之日注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

錢大昭曰上文裝
露橈船又岑彭傳

裝直進樓船均仍作裝蓋蘇
宗承用舊文改之有未盡耳

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注霍光傳云

至軍陳至茂陵

案此與前鄧禹
傳載禹孫弘卒

有司復奏禮儀如霍光故事
注雖互有詳略仍嫌複出

蓋延傳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注續漢志曰至每郡皆置諸

曹掾

案延為郡掾州從事在中興前章懷引建武時州郡官制
說之又未能稽合前世殊乖注釋之體雖班表略於掾屬

然如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
掾出為督郵書丞所部屬辦王尊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

州刺史從事皆具班
書非不可資取證也

共攻延與戰於沛西

官本重
延字是

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蕲注蕲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

今鳳陽宿州
南蕲縣鄉蕲

縣

進與董憲戰畱下皆破之注畱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

沛縣東南

今同

因率平狄將軍龐萌攻西防

狄各本皆作
敵據萌傳正

注西防

縣名至

在今宋州單父縣北

案此注及集解均
應在下文拔之下

言不意故耳

左震曰孫子
云出其不意

北渡泗水破舟楫壞津梁

原作北渡泗泗水破舟楫壞津梁重泗
字據錢按省官本不重錢大昭曰泗字閩本不

重是錢所據本亦重泗字官本又與閩本合也惟重泗字者謂
延既渡泗泗水人因爲之破舟楫壞津梁以斷追兵故延得免

於說
亦通

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注街泉略陽清水諸縣皆屬

天水郡

街泉今秦州秦安
縣東北餘已見前

拜爲左馮翊將軍如故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延爲京兆尹至宏以

爲京兆尹亦訛

案袁紀建武十五年書左馮翊蓋延薨不如惠說

陳俊傳嘉遣書薦俊

錢大昭曰遣疑遣字之譌案陳蕃傳亦言大將軍梁冀時遣書請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

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是遣書爲遣使通書非字有譌也

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彊弩大將軍

錢大昭曰本紀及吳漢

大將軍也案俊拜彊弩將軍大將軍已見上文漢制雜號將軍無方面之任是時當遣俊別擊金門白馬賊故加拜爲大將軍仍本號拜之一如虎牙橫野諸大將軍耳觀下文詔報曰東州新平太守將軍之功則雖詔書亦稱大將軍史不應不書大特以既拜太守則改書實官光武紀之書琅邪太守耿弇傳之書太山太守是也其稱彊弩將軍固皆在末拜大將軍之前也惟吳漢傳載漢率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事在建武三年春則俊之拜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應在三年秋是以本傳於敘破賊下卽接書四年轉循汝陽及項而上文引擊頓邱降三城必亦在三年傳於此失書

賊起於二水

官本水作山

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注蓋

四年轉循汝陽及項項原誤頃據官本正錢大昭曰頃闕本作項是官本又與闕本合也

戰於羸下注羸縣名案官本注羸上別有續漢書曰四字

臧宮傳潁川邾人也邾原作潁據本注及官本改錢大昭曰南監本作邾案官本作邾即本監本惟夾邾類古

本通

通道出穉歸穉原作穉案隸寫布巾同

自是乘勝追北注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爲背失其

指矣集解蘇輿曰至章懷注非前書高紀沛公項羽追北至城

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

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

書曰紂爲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

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章昭之徒並爲妄矣師古說主於

駁韋仲服而王念孫謂古北背本同音不爲借音又力斥顏說

爲擊章懷此注即本顏說王氏已言之不得爲擊敗亦即本

王說也今案北之訓敗義本龍門服氏承之不得爲擊敗亦即本

卒乖散於說文之訓北爲乖義亦一貫是顏之伸服說已圓足

必改北爲背須從背義引而伸之抑仍不過至反背之形

而止矣去而走則韋氏所法設經典凡言背言背盟背德皆無

卷十八按補

三

去走之義也。不獨此也。兩軍相見，由於不合，即背也。是故有背逆背畔之名。辭今戰敗，又言背則其說提而難明。奔北古多連文，若不北亦訓背去而走，則其義複而近。累史記淮陰侯傳云：折北不救。呂覽忠廉篇云：將眾則必不撓。北皆以訓敗爲確。若訓背，則於義窒矣。惟北敗亦本同音，相訓顏氏之失在昧於古音，而又援引老子加入陰幽之說耳。

內國憂其抵突，注抵解也。集解官本考證曰：解字似當作觸。官本

觸案據考證之說，則各本皆作解。官本依監本轉刊，亦作解。故考證致疑也。今各官本皆已改作觸，則於考證說不合。

疫困之力錢大昭曰之當作乏